

2006年

中国奇幻文学精选

韩云波 主编

奇幻文学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

2006年  
中国奇幻文学精选

韩云波 主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6 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/韩云波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1

ISBN 7-5354-3397-9

I. 2...

II. 韩...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7138 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---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34.5 插页:3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76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---

定价:3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1. 云浮 .....	沧 月
16. 屠龙 .....	沈瓔瓔
31. 虞壤 .....	丽 端
63. 月影传说 .....	步非烟
121. 风雨攸除 .....	牵 机
165. 眉妩——魅生前传 .....	楚惜刀
202. 聆听七夕的魂响 .....	白少邪
226. 古墓 .....	树下野狐
243. 僧话 .....	骑桶人
251. 海鸟将军 .....	络 绎
268. 衣盟 .....	流 光
288. 狐说 .....	白饭如霜
340. 迷宫中的少司命 .....	抽 屨
356. 都市妖奇谈·滴水寒 .....	可 蕊
386. 幸存者 .....	凤 凰
424. 铁血亡灵 .....	碎 塔
480. 山 .....	刘慈欣
501. 假若明天来临 .....	龙神将
519. 虚像 .....	晴 空

## 长篇作品存目

536. 龙战 .....	沧 月
538. 越京四时歌 .....	丽 端
540. 游戏时代 .....	方白羽
542. 三体 .....	刘慈欣
544. 编后记 .....	编 者

# 云 浮

沧 月

本文选自沧月“镜”系列长篇小说《辟天》序章。

六合之间，什么能比伽蓝白塔更高？

唯有苍天。

六合之间，何处可以俯视白塔顶上的神殿？

唯有云浮。

云浮城位于最高的仞俐天，飞鸟难上，万籁俱寂。九天之上白云离合，长风浩荡着穿过林立的、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尖碑，发出风铃一样的美丽声响。从云荒大地上飞来的比翼鸟收敛了双翅，落到了高高的尖碑上，瞬间恢复了浮雕石像的原型。

无数的尖碑矗立在云浮城里，一眼望去如寂寞的森林。

每一座尖碑底下，都静默地沉睡着一个翼族。在这个浮于九天的孤城里，所有人都在各自冥想和修行，或者静悄悄地灰飞烟灭。

那些尖碑指向更高的苍穹，上面刻着繁复的花纹。

每一个碑上的花纹大同小异：最顶上是一个象征着太阳的圆，然后是平行的波纹，象征着大地和海——在那之下，却雕刻着一只巨大的、正在向上飞翔的金色的鸟。那只鸟展翅向着太阳飞翔，一步步超越了大地和海。

——伽楼罗金翅鸟是她们这一族的象征。

亘古以来，翼族就如伽楼罗金翅鸟一样，一直在追求着力量的极限，从大地

朝着太阳一步步飞升羽化，从大地一直迁徙到九天上的云浮城。

自古以来，他们就被所有陆地和大海的人仰视，被冠上了神族的称号。然而，严格地说，他们并不是神祇，他们这一族诞生在鸿蒙开辟之初，早于鲛人和空桑人而存在。他们生于云荒七海外的云浮岛上，足迹却遍布整个海天，一度是天空下最骄傲的民族，在这一片天地之间留下了最初脚印。

因为神的恩赐，他们拥有出众的天赋。他们观望星辰，记录日月，播种和收获，建造巨大的神庙、宫殿和尖碑——在海国的鲛人还刚刚从泡沫里诞生、云荒上的空桑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，他们已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。

他们甚至可以用念力从身体里展开双翅，翱翔于海天。

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们的心也越来越高：

他们不再甘于困顿大陆，而想探求九天之上的奥秘。

他们不甘于被星辰照耀——因为凡是被星辰投影覆盖的每一个人，都会被宿命的流程所控制。

然而他们虽然可以飞翔，但凭着双翅却无法到达星星之上；他们生命长久，但是却无法永生——所以他们逐渐开始修习术法，探求天地之间的终极奥妙。

终于，在一万年前，云浮国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

云浮最后的城主是一对孪生兄妹，长大后联袂主持族中事务，被族人称为大城主和少城主。那对同胞兄妹均是万古难遇的奇才，年纪轻轻便登上了术法的巅峰，窥破了诸多长老皓首穷经也参不透的谜题——

两位城主寻求到了停止光阴的方法，从此族中再也没有衰老和死亡；

两位城主预知了每一颗星辰的轨道，从此便能洞察大陆上与之对应的一切命运；

然而，没有了衰老死亡，又能预知未来的命运之后，翼族人并不因此而活得更好，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悖逆和混乱之中——他们从此过着漫长得看不到头、却清晰得一眼看得到头的人生。

不生不死、明知宿命却无法改变宿命——在活了上百年后，云浮翼族里一大批的人到了崩溃的极限。于是，达到了辉煌的巅峰后，整个云浮城却陷入了突如其来疯狂。

血刹那间流满了这个辉煌的国度。甚至连两位城主都不能遏止这样的混乱，因为他们内心也开始对生存的意义提出了疑问。

最终，为了摆脱星辰的投影，挣脱被控制的宿命，两位城主做出了旷古未有的事情——他们联手施展了极限禁咒，使整个云浮城飞上九天，超越星辰，消失在云荒的海天之外！

从此，他们这一族超越了宿命和轮回，无生亦无死。

他们舍弃了故园，朝着太阳飞起，便如离弦的箭，一去不能回头。他们获得了神一样的力量，超越了地面上那些刀耕火种的族类，从此便不能再回到大地，

去干扰那片土地上的兴亡枯荣的流转——他们只能成为局外人。

云浮翼族退出了云荒的历史舞台，只留下了种种隐约的传说。

没有人知道这一族在星星之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九天上隔绝万年的岁月，让他们这一族蒙上了种种传奇色彩，在后人的口耳相传里被附会成接近了神祇的存在。他们的真正来历被岁月掩盖，没有谁记得宇宙洪荒之前，他们也曾翱翔于天地之间，随意地栖居和生活，与其他族类一模一样。

如今的他们居住在最高的仞俐天上，拥有着超越云荒大地上所有种族的力量和长久得看不到头的生命。然而，却是如此的寂寞。

沧流历九十一年，云荒大地上风起云涌，大变将至。

而这座九天上的孤城里，却依然保持着亘古不变的孤寂。

从北方尽头的黄泉归来后，比翼鸟合拢翅膀休息，而联袂返回的三位女神坐在高台上，俯瞰着伽蓝塔顶的神庙，仿佛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

“太阳又落了。”当颊上的那种温暖消失时，慧珈轻轻说了一句。她侧头望向云荒的最西方，言语中有一丝眷眷的惆怅：“又是一天。”

明天，云荒上又将会激起什么样的风云？

不同于死寂的云浮城，她们脚下的那片大地是活着的：每一日都是新的，每一日都有激变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当海皇的力量回归于人世，当六个封印被逐一解开，当破军光芒照耀苍穹——这一片云荒大地，又将会迎来怎样风起云涌的岁月？

然而，她们却只能是一名旁观者。

“该布夕照了。”曦妃站起身来，在背后倏地展开了双翅。她升到云浮城中那一座最高的飞鸟尖碑顶端，抬起皓腕，轻轻地点燃了上面离火。

只是一刹那，漫空便腾起了炽烈艳丽的霞光。

虚空中，竟然隐约浮动无数巨大的镜子。那些透明的镜子被无形的力量悬挂在九天之上，在云层中若隐若现，折射着尖碑顶端的那一点离火，在云上漫出无数的光。当下面陆地上的人们抬头时，便能看到千里璀璨的晚霞。

九天寂寞如雪。每日里无聊，她们不愿修炼，便各自寻找可以做的事。

曦妃便在天上布出各种景色；而慧珈便会藏起翅膀，混迹于人间行走。魅婀则喜欢和大陆上那些花妖山鬼打交道，经常来往于天阙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。但是无论在何处来往，看到了什么样的兴亡，她们都严格恪守着大城主订立的规矩：绝不插手大地上的一切纷争。

这，也是当年云浮人脱离大地飞向天空时，对着上苍许下的誓言。

曦妃从最高的飞鸟尖碑上落下，重新坐到了高台上。三位女神静静地呈三角坐着，望着高台居中的那一缕银白色光。那白色的光在九天的风里摇曳，缥缈如缕，纯白如雪——一如那个人的灵魂。

已经整整七千年了啊……如今海皇复苏，离湮少城主也到了归来的时候。

晚霞消散，暮色渐起。

三位女神静默地低下了头，双手按地，行礼——大城主，也是该苏醒了把？

然而，长风寂寞地从空城上掠过，穿梭在林立的尖碑间，发出细微如缕的乐声，却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响。三位女神眼里的神色隐隐有些不安：

难道，连少城主回来这样的事情，都无法让大城主从苦修中苏醒么？

自从飞上九天以来，他们一族保持了对一切外物的疏离，只关注于自身。在这个云浮城里，其他同族都在自顾自地修行或者长眠，对于身外的一切毫无兴趣。

大城主甚至已经将实体彻底舍弃，化为虚无与天地一起存在和呼吸。

像她们三位一样对这脚下的大地始终保持着关注的，已然是罕见——在离湮被驱逐出云浮天界后，更加少之又少。

日月交替了不知几个轮回，又一个薄暮的黄昏里，一阵风过，高台上的离火摇曳了一下，忽然熄灭。然而离火在熄灭之前猛然又亮了一下，映照出尖碑上的名字：“尚皓”。

那，正是那个已然舍弃了实体的同族最高首领的名字！

——那个俯仰于天地之间，一重一重突破了力量极限的云浮大城主。

离火熄灭时，尖碑里忽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叹息。

三位女神悚然一惊，立即匍匐在地，禀告：“大城主，海皇已经复生，一直保存在云浮城的力量也已经归还海国——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结束了？”一贯无喜无怒的声音里，隐约有如释重负的轻松，“那……她呢？”

慧珈抬起了头，捧起高台中间那一缕白色的光，回禀：“少城主已经从轮回中归来——大城主，当年您惩罚少城主轮回尘世，直到新的海皇复苏。如今，一切宿缘已尽，我们已将她的魂魄从黄泉的轮回里带回。”

那一缕灵光在她手心，仿佛活着一样，温柔地映照出周围的一切——还是那样的温暖，那样的宁静，恍如千年前的那个美丽灵魂。

许久，大城主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带着某种疲惫：“是的，也够了……让她回来吧。”

尖碑的顶上，忽然凝结出了一个幻影。

冷月悬挂在更高的苍穹上，映照着九天之上的这座空城。尖碑寂寞如林，而在最高的一座碑上，却凭空出现了一个扭曲的人形。

仿佛是长久没有尝试过凝聚，那个形体变化了好几次，才定了下来。

“你们看，我这个样子和以前是否一样？”那个虚空中的人低头，问底下的族人。

然而三女神面面相觑，却都无法回答——大城主在五千年前已然消散了实体，



进入长久的冥想和苦修，从此再也没有以人形出现过。

那样长的岁月过去，谁还能记得当初城主还是一个“人”时候的模样？

“您非常俊美。”最后，慧珈只能那样回答，“是日月的光辉。”

“是忘记了么？……呵，难怪。连我自己也忘了自己的模样。”大城主站在尖碑顶端，浮起冷冷的笑意，仰起头去看虚空里浮着的巨大镜子，慢慢调整着自己凝聚起来的外形——渐渐地，镜中出现了一位须发微苍的中年人，气度萧然，负手望天。

“是这个模样吧？”照着巨大的天镜，大城主喃喃自语，摇了摇头，“不对……在七千年前她离开的时候，我应该更年轻一些。”

镜子里随即变换，转瞬出现了一个长身玉立的青年，眼神宁静深睿，手握算筹。

“不知道这个模样对不对……”静静地看了片刻，大城主忽地笑了笑，低下头去看那一缕风中摇曳的白色光芒，“不知道阿湮苏醒过来后看见，还能认出我来么？”

底下的三位女神听见，微微一怔，相顾无言。

原来，大城主对于重逢，竟是那样深切地期待着——那种期待是阻碍修行的。难怪七千年来大城主始终无法突破最后的“障”，彻底地忘记自身，融化到无始无终的时空里，与天地同在。

大城主那样惊才绝艳的人，可以勘破天地奥秘，摆脱生死轮回，却也有放不下的东西么？

毕竟，少城主是他唯一的妹妹，唯一相同的血裔啊。

“说什么日月光辉……慧珈，你也和那些陆上人一样，学会应付的虚假花样子了。”选定了样貌，云浮大城主侧头望着下界，微微冷笑起来，“论容貌，天地之间只有鲛人最出众，我等也无法与之比拟——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顿了顿，大城主望向苍穹，喃喃：“传说中，大神造物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，许诺每一族都可以要求一样东西。我们翼族最先开口，要求被赋予智慧和创造力。而海国人则次之，只要求了美与艺术。”

慧珈刚开始不敢回答城主的话，然而听到这里，终于忍不住：“那么云荒上的人，又获得了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们？”大城主笑起来了，带着某种不屑，“不像海国和云浮，云荒上杂糅着各种民族——他们各自要的都不一样，又不肯妥协，争吵不休。最后大神厌烦了，随手一抓，将善恶美丑每一样都给了他们一些。”

大城主微微摇头：“所以，他们并不纯粹，心里一直有光明和黑暗在交锋——他们被星辰牢牢地束缚在大地上，有着各种烦恼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……永远无法挣脱轮回的流程。”

大城主睥睨着脚下的大地和海，冷冷道：“而海国人软弱唯美，耽于现状不求上进——所以唯有我们这一族最聪敏，最纯粹，可以凌驾于苍生之上。”

“是。”三位女神齐齐低首。

大城主低下头，将那一缕白光捧在手心，唇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，“可是，阿湮啊……你居然为了那些蝼蚁，背叛了我们最初的诺言。”

那一缕白光在他手心悄然流转，静默地闪烁。

“你可知道，在万古之前我们联手将云浮送上九天之时，便没有回头路了。”大城主将那一缕光护在手心，喃喃，仿佛那微弱的光可以温暖他那并不存在的身体，“我们舍弃了故园和其余的族人，从此只能望向更高的地方，一直一直地向上……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些陆地上的芸芸众生，不可能再回头了。”

“如果你如此舍不得那片土地，为什么当初不和琅玕他们一起留在大地上呢？”他喃喃低语，瞬地从尖碑顶上消失。

在三位女神还没有觉察之前，尖碑林中心的那座神庙里忽然亮起了光。

云浮的上空布置着“天镜”，所有巨大的镜子以一种精妙的角度簇拥成弧形，朝向神庙，让坐在神庙中心冥想的修行者只要一抬起头、便能看到天地间的一切——此刻神庙里的光一旦亮起，漫天也就忽然闪烁出了无数繁星！

一条银练，瞬间便光华璀璨地横过了天际。

银河。

大城主坐在神庙祭坛的中心，扶着那口封闭已久的水晶灵柩，望着头顶上横过的那一条璀璨星光之河——那些下面大地上的人夜夜观望的银河，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云浮人的灯火而已。

水晶棺里静静地沉睡着一个女子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眉心有一个朱红色的封印，面目苍白而秀丽，如一朵枯萎多时的花。

那是云浮翼族的少城主：离湮。

如果有云荒大地上的人看到她，说不定会惊呼出声——这张素淡如莲花的脸，曾经在云荒的历史里反复出现。而每一次出现，都有着不凡的身份。

在最后一世里，她的身份，是空桑的女剑圣慕湮。

“阿湮，你看，天地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”他低下头去，对着棺内沉睡的那个人低语，“七千年了，对于那个被违背的誓言，你也已经获得足够的惩罚——回来吧。”

他挥开广袖，手指掠过密封的水晶棺，在上面划下一个符咒。

指尖离开的刹那，整面水晶化为了齏粉，在星光下如同风暴一样散开。天风浩荡吹来，将那些水晶的碎片从九天吹落，撒落大地和大海。

“看哪！流星雨，有流星雨！”静默中，隐约听到脚底那片大地上传来了欢呼。

大城主微笑起来，骄傲而睥睨一切。是的，对陆地上的人而言，云浮人便是神！神与人之间，需要保持敬畏的距离。

他竖起手沾了一沾，那缕白光便飘上了指尖，他探出手去，将那缕白光点在沉睡女子的眉心，开始低声喃喃念动禁咒：“魂兮归来！”

伴随着招魂的咒术，光芒从眉心透入。

那一瞬间，十字星的封印消融，女子的容颜仿佛枯萎的花获得了滋润，一瓣一瓣地舒展开来！

“魂兮归来！”大城主重复了第二次，再一次催动手指，将那一缕灵魂送回躯体。

棺中女子身体震了一震，眉头微微蹙起，仿佛留连于某个残梦之中尚未醒来。然而，不知为何却依旧执着地闭着眼眸，没有回应。

咒术无效？

大城主的眼神也微微变了，俯首按着那一缕不肯进入身体的魂魄，几乎是一字一字地吐出了咒语，强力压制着魂魄归入窍中。

在咒语念到第三遍的时候，女子的眉头一振，终于带着几分不情愿的表情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
“尚皓！”在睁开眼的一瞬间，她就叫出了他的名字，“哥哥？”

“我……这是在、在云浮？”她有些惊诧地望着身边的亲人，记起了亘古前那一场激烈的争执——那一场血腥的空海之战末尾，她从天空俯视碧落海，被祈祷打动，不忍心看到海国的彻底覆灭，终于出手干扰了尘世，将海皇力量带回云浮保存，帮鲛人逃过了灭绝的命运。

那时候，作为大城主的兄长，盛怒之下将她驱逐出了云浮城，打落凡界。

她从此在那片大地上生生世世地漂流。如同大地上那些回不到云浮城的流亡翼族一样，只有偶尔抬起头望见那一条银河，才会恍惚地想起某些支离破碎的前世记忆。

就像，这一世的最后，在那个沙漠古墓里阖上眼睛时，脑海里就曾浮现出了展翅飞翔的白鸟……那只矫健的飞鸟一直一直地向上飞翔，最后没入了一片璀璨的金光。

“云浮……”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空桑女剑圣仿佛在幻觉中看到了什么，脱口喃喃。

然而，那些埋藏在宿命深处的记忆一闪而逝。

再一次睁开眼，居然就回到了云浮。

她抬起手，却摸不到身侧的光剑——那一瞬间，她清楚地记起了几生几世的漂流过程，也记起了最后一世里、自己的种种遭遇。

那一瞬间，她沉默下去。

她回到云浮了。难道，一切终归成了一梦？

望着棺木上方俯视着自己的那个人，她倦极地喃喃：“我梦见我回到了那片大

地，遇到了好多事，好多人。好长的梦啊……哥哥，你知道么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尚皓温柔地低声回答，“我一直在天上注视着你的宿命。”

他的手指触摸着她的长发，叹息：“可怜阿湮，你为背叛誓言受到了惩罚：你的宿命一直被那颗不祥的星辰照耀——每一生每一世，所爱的人都会背叛你、离弃你。无论你是如何真心地对待他们。”

“啊……原来是这样。”棺木中的女子叹息了一声，恍然，“难怪我一直没有一个圆满的好梦。原来，是被哥哥诅咒了么？”

“我只是想让你看到那片大地的真相。”尚皓望着脚下的大地，唇角露出锋锐的笑意，“我并没有强行扭转那些人的命运……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出自于本心里的种种欲念。”

“七千年来，你该知道那些云荒上的人是怎样的丑陋吧？他们内心隐藏着黑暗，那是大神造物时就给予蝼蚁的烙印。”他怜惜地捧起了妹妹的脸，“阿湮，你看，当初为了那些肮脏的蝼蚁，你做了多么愚蠢的事。”

离湮笑了笑，没有立刻回答。

感觉着那只捧着脸颊的手，她一惊：“哥哥！你的身体，怎么是虚无的？”她惊慌地伸出手：“你……你难道已经死了？”

她的手，直直穿过了兄长的身体。

“没有。我只是舍弃了实体——五千年前我就已经修行到了‘无色’的境界了。”大城主微笑起来，“为了迎接你的归来，我特意重新凝结了一次——阿湮，哥哥很厉害吧？”

“啊，你已经再也不会死了么？”棺中的女子茫然地望着他，却没有欢喜，喃喃道，“可是，永生有什么用呢？哥哥，你的手都已经冰冷了。”

尚皓微微一惊，停手看着醒来的妹妹。

“为什么要惊醒我？”她再次阖起了眼睛，似乎又要沉沉睡去，“我真想一直一直这样地睡下去。这七千年的梦，好美。哥哥……让我回到凡界去吧。”

她阖上眼睛，那一丝灵光又开始从眉心透了出来，一分一分地从躯体里散溢。

“阿湮？！”在她闭上眼睛的刹那，尚皓终于无法掩饰眼里的震惊，扑过去一把扳住了她的肩膀，“你说什么？难道你还想回到那个遍布肮脏蝼蚁的地方去？！”

他的手闪电般地探出，按住了她的眉心，硬生生地将一缕溢出的灵光封闭回去。

溢出的魂魄被强行封闭，离湮四肢挣扎了一下，有苦痛的表情，被迫睁开了眼睛。

一开眼，就对上了那双熊熊燃烧的双眸，尚皓一只手封住了她的眉心，另一只手却捏了一个防止魂魄逃逸的诀。“你……你居然……”一瞬间不知说什么，大城主震惊得无法继续。

她心里猛然一惊：哥哥……发怒了？

——这样的愤怒，甚至超过七千年前她打破天规插手凡界之时！

“哥哥……”她微弱地唤了一声，带着央求之意。

“为什么！”那个人却咆哮起来了，重重拍打着水晶的棺木，“为什么？你居然还想回去？！流放了七千年，难道还没尝够苦头？你留恋着什么！”

随着他的拍击，整面水晶碎裂为齏粉，随着天风卷入虚空。

“流星雨！快看，又有流星雨！”遥遥地，下界传来欢呼，兴高采烈。

离湮嘴角浮出了一丝微笑，侧头倾听着大地上那些声音，眼神温柔。

“哥哥，就算是获得了那样大的力量，你觉得欢喜么？”许久，她才回过头凝视着神庙里常态尽失的兄长，低低问，“七千年了，你有和那些看到流星雨的孩子一样高兴过么？”

尚皓怔住。

“是的，是的……那些人并不纯粹，心里有阴影，也经常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但是——”离湮睁开眼睛，定定地望着那个睥睨天地的兄长，“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其实多么美丽！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交锋，那些转换极其细微也极其锋锐，只要你仔细倾听，就像暴风雨呼啸一样！”

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，她的神色又困倦起来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那才是生活和生活的真谛——而这，在这空荡荡的云浮城里，根本是不存在的。”

尚皓一直沉默地听着，虚幻的十指紧扣。

“哥哥，我想回到凡界去……我曾答应过一个人，必将重生在那片大陆的某一处——”天幕中所有巨大的镜子都围绕着神庙，她从镜中望见了那一颗破军，眼神忽然肃杀，“哥哥，我不能失约！否则破军脱轨，乱离必起，云荒将苍生涂炭！”

她交错双手按在胸口，默默念动咒语。

“你管什么云荒！”然而咒语未完，却被一语喝破，“你是云浮人！你早已离开了！你舍不得大地，为什么当初不和琅玕留下！”

尚皓的十指扣紧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情绪的波动：“你怎么还不醒悟！你的双足已经离开了那片有阴影的大地，你的眼睛，应该一直往更高的天空看去！”

“更高的天空……”离湮躺在神庙里，望着虚空巨大的天镜，微笑，“更高的天空里还有什么呢？只有永恒的日与月吧？连星星，都已经被我们超越。”

然而她垂下了眼帘：“可是，就算能与日月争辉，又如何呢？”

她伸出手，努力去碰尚皓的肩膀，然而虚无的形体已然不能被触摸。

“哥哥，从小你都是我们这一族的首领，我只是一直跟随着你的步伐。”她微笑起来，眼神寂寞而哀伤，“你知道么？那时候，我是多么想和琅玕他们一起留在大地上啊……可是如果没有我的协助，你就无法将云浮送上九天——所以，所以我就只能跟你来到了这里。”

“可是，太寂寞了……真的太寂寞了啊。”



“哥哥，你一直沉迷于对力量极限和个人圆满的追求，可以抛弃所有别的——可是，我做不到啊！几千年来，你光顾着自己修炼，我和曦妃她们却日日都在遥望大地。我好想回去，你知道么？所以你罚我轮回尘世，我真的是……很高兴。”

知道哥哥虽然性格严厉，却一直珍爱自己，她嘴角浮出一丝狡黠的笑容，趁机软语央求，看着尚皓的神色从剑拔弩张中渐渐缓和下来。

尚皓的手紧紧绞在一起，极力克制着自己起伏的情绪：“可是……你舍不下那片大地，就舍得下我么？如果你要像琅玕一样离去的话，迟早会后悔的。”

“哥哥？”离湮睁大了眼睛，露出震惊的神色。

或许是错觉——她看到那个已然舍弃了实体的人，眼角闪过晶亮的光。为了求证，她不自禁地伸出手去，却在虚无的脸庞上触了个空。

一万年以来，从未看到过冷定强势的兄长为任何事情露出这样的表情！

“啊……哥哥，你也需要别人陪伴么？”她讷讷，“你那么强……怎么还会……”

“就算是最高的天空里，也有日和月并存。”

尚皓转过头不看她，仰望苍穹，平静地回答——然而眼里却有难以掩饰的哀伤。

“阿湮，你以为，在决定永远脱离大地时，我心里不害怕么？”他双手紧握，低声，“我很怕。怕这一步走出便没有回头路，怕从此成为无根的民族，时空里谁都不收留的飘流过客——我是云浮的城主啊，我扭转了全族的命运，但却不敢确定未来的方向。”

他终于回头，看着她：“但是，那时候你选择了留在云浮城，没有和琅玕一样离开……正是因为你的支持，我才觉得这条路或许还可以继续走下去。”

离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有些为难地低下头去。

“既然哥哥你这样需要同伴，那么……”许久许久，她才问了一句，“当年，你为何不许琅玕回到云浮？他也想过要回来的啊！”

尚皓沉默，然而眼神渐渐锋利。

这七千年前的旧事，向来是他们兄妹间心照不宣避开的话题。

万古之前，云浮一族里有三个最优秀的人，其中有一对是兄妹：尚皓和离湮。而另一个名叫琅玕，是他们的朋友，也是族里唯一可以与这一对兄妹比肩的才俊。

当云浮翼族到达大地上力量的顶点，从而陷入混乱和疯狂时，尚皓决定将云浮城送上九天，以超越星辰宿命的控制，继续追求更高的力量极限。

——然而，琅玕却并没有跟随他离开。

他认为六合之间都有力量存在，不必一味想着向更高的天空探求。他不想和云浮城一起飞上九天，而选择了在大海和陆地之间继续寻觅和修行——于是，琅玕带着一部分不愿意飞升的翼族人来到了云荒大陆。

这些留在大地上的云浮人用魔术隐藏了自己的翅膀，混迹于云荒诸民族之中，将本族的文明带入了当时还是刀耕火种时期的云荒大陆，并和云荒上的人类共同

生活，生育后代。

一代又一代，云浮翼族的血渐渐被分薄了。

三代之后，混血后代大部分再也没能长出翅膀，也不能再飞回到云浮城。

虽然他们中还秘密流传着上古本族的故事，有着“回到云浮城”的传说，但他们特有的翼族纯血渐渐被消灭了，融入了空桑民族，并与之无二。

这是一群被遗留在大地上的翼族，流亡的天使。

那些混了血的云浮翼族逐渐融入云荒上的人类中，外表上与之无二，然而却拥有着远远超出一般人的力量。那些混血家族传承百年，势力日渐雄厚，逐渐形成了七个不同的部落，进而形成国家，并开始争夺云荒大陆的控制权——那就是被后世称为七国争霸的时代。

后来，冰族在七国混战中失败，被逐出了大陆，剩余的六国成为六部，被同一个帝王所征服——那个彻底统一了云荒、被后世称为星尊大帝的人，名字就是：琅玕。

几千年过去了，这千古一帝的身世始终是一个谜，他似乎不属于七国中的任何一国，而在他拔剑而起在乱世中一统天下时，已然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力量——他出生于何地，来自于何处，师承于何人，活了多少年……这一些，连六部之王都不知道。

只有九天上的云浮人知道，这个不可一世的帝王来自于天上。

他是真正的天之子。

“七千年前，他已经在下面的大地上流浪了很久。他寻找到了力量，获得了力量，也在云荒大陆上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国家……”离湮望着天镜，追忆着，“他娶了一个白族的凡人妻子。他的妻子很快就死亡了，在她死后，琅玕万念俱灰，想舍弃大地上已经获得的一切，回到云浮。

“——可是，那时候，你却不许他回来。”

天镜里映照出大地上浩瀚的湖泊，以及那一座通天的白塔，她凝视着，发出叹息：“他是多么想回到故国啊！所以才在暮年以举国之力建造白塔，试图通往九天——可你却一次又一次地用幻术将其推倒。”

“白塔第三次倒塌后，琅玕明白了你的意思，知道族里已然将他驱逐，终于放弃了归家的努力，从此消失在大地上。”离湮侧过头，看着尚皓，眼里隐约有泪水，“哥哥，琅玕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这般记恨，是因为他当年没有顺从你的决定么？”

那样尖锐的问题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敢问尚皓。

——包括当时身为少城主的自己。

然而，不知为何，在尘世里轮回了几千年后，醒来的她却有了当年所没有的勇气。

“不。”尚皓并没有像预计中那样发怒，居然如此平静地回答了，“不是因为这样——虽然当年他的离开让我很愤怒，但我并不是因此而不让他回来。”

他抬起眼睛，望着天镜里那些变幻的星辰，眼神忽然变得深邃。

“不让琅玕回来，是因为……他已然变得极具破坏力！”尚皓的手默默握紧，眼神冷酷，“你说的没错：他在大地上寻找力量，也获得了力量——但是那种力量，却是用来毁灭一切的！那是破坏神的力量啊！我怎能让这样的会带来毁灭的族人返回云浮？”

离湮全身一震，说不出话来。

原来……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？

自从大神开辟出天地以来，各族之间都有着自己的领域，一直相安无事：九天是云浮人的领域，七海是鲛人的疆土，而云荒大陆则是人的国度。

他们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界限，也各安天命地生存，互不干扰。

直到七千年前，那个悖逆天地的星尊帝打破了这一界限！

海国覆灭，龙神被镇，就连长久消失的云浮人也被卷入了那一场浩劫。海天之间战火燃烧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漂杵。

那个流亡在云荒大地的云浮人，给那片土地带去了如此惨烈的死亡。

“他获得了破坏神的力量……那可怕的力量侵蚀了他的身心，到最后，连白薇皇后都被他亲手杀了。”尚皓仰视着天镜，喃喃，“我是一直一直地在天上，注视着他这些变化的……我不能让他回来，不能让他把杀戮和毁灭的危险带入云浮。”

“所以，你最终遗弃了最好的朋友。”离湮喃喃。

“是他先离弃我的！”尚皓蓦地低声厉喝，眼中有火一掠而过，随即又平静。

“阿湮……你莫要重蹈他的覆辙。”他微微叹息，抬手揉着妹妹乌黑的头发，“几千年后，说不定在你想回来的时候，也无处可去。”

离湮轻轻颤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神庙中一时陷入了沉默。

空空荡荡的云浮城里，丝毫没有人的气息，尖碑林立，九天之上长风浩荡吹来，巨大的天镜里映照出星野变幻。

两兄妹的眼神忽然同时落到一点上，变了一变——

那里！在东南方的分野里，那颗虚无的“黯星”的轨道，就在方才的一瞬间改变了！

那样明显的横向一移，掠过了大半个星宫，远远偏离了原来的轨道。

“有人在移动星辰的轨道！”离湮首先低呼出来，不可思议地望着天镜里的变化——那颗本已湮灭了光芒的“黯星”，其实是早已死亡却一直保留着幻影的星辰，它会和其他暗星一样，最终滑落在巨大的黑洞里，湮灭无痕。

然而在方才那一瞬间，居然有强大的力量硬生生将其拉出了轨道！

漫天的星辰亘古以来都有自己的流程，千亿个轨道各自运行，有着神秘微妙的平衡——如今有人竟然敢改变轨道，势必会导致满空的星辰轨迹都被打乱、无数星星相互碰撞陨落！

“是谁做的？”她吃惊地问，脸色苍白。

“族中没有谁敢违背天规，擅自改动星辰的轨迹。”尚皓显然也是看到了，眉头蹙起，语气里带了一丝冷酷，“应该是下面的人做的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下面的人谁有这样的力量！”离湮震惊。

“有的。而且不止一个——”尚皓冷笑起来，有些讥讽地看着妹妹，“除了琅玕，还有那被你保全下来的海国力量。”

“你说……是复生的海皇做的？”离湮低头喃喃，“不可能……即便是海皇，要转移星辰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！他刚刚在千年之后复生，怎么会……”

她霍地抬头，望着天镜里不停变幻的星斗，眼睛仿佛也逐渐闪出了光芒。

破军已经很黯了，然而微弱的光却隐隐泛着血红色，凄厉可怖——那一颗星号称三百年爆发一次的“耗星”，如今已然到了要汹涌喷发的时刻了！

天狼现，昭明盛，归邪笼罩大地。

而这个时候，竟然有人又强行移动了星轨，打乱了天宫！

“哥哥！”她转过头望着他，眼神坚定，“我还是得回到下面去——星野乱了，大地上会有一场浩劫！我不能置之不理。”

在尚皓开口之前，她坐起了身子，张开双手轻轻虚合，抱了兄长一下。

“哥哥，不要再为我担心……等你把自己融入到洪荒，和天地共存，我就能一直感受到你的存在了。”仿佛下定了决心，她轻轻在尚皓耳边道，“让我回到云荒去吧……我答应了别人，要回去。”

尚皓微微阖起了眼睛，面无表情地听着妹妹的请求，嘴角微微抽动。

啪。那颗已经虚无的心里有着撕裂般的痛，仿佛有什么弦硬生生被扯断了。

原来如此……原来如此！阿湮终于也是要离弃自己了……和琅玕一样，离开这座空荡荡的城，去往那充满了光明与阴影的、被星辰照耀的大地。她要 and 那些人共喜怒共命运，而不在乎兄长的挽留和孤独。

“哥哥，如果我想念云浮了，只要抬起头看到银河，就知道你在神庙里看着我。”她还伏在耳畔继续轻轻地说着，虽有眷恋，语气却坚决，“你让我走吧。”

“哈……”他忍不住冷笑了起来，惊住了离湮。

那片大地上蝼蚁一样生活着的人们，对她来说居然比唯一的胞兄更难舍？！

“阿湮，不必如此牵扯不清。”他瞬地往后移动了三尺，从她虚合的手中离开，冷然地望着胞妹，“你知道哥哥的脾气。对我来说，要么，就是彻底的！或者，就干脆什么都不要！”

顿了顿，他眼里浮起一丝决绝：“我成全你。”